

印度尼西亚语 语言文化研究

吴瑞明 编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前 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不断出版有关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如《国情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文化语义学》、《文化词汇学》等。本人对这方面的研究颇感兴趣，于是涉足印尼语语言文化的研究，写了几篇论文。

为给硕士研究生开设“印度尼西亚语语言文化研究”的课程，本人收集了一些已发表的论文，又加上最近一年来根据课程的需要而编写的几个课题，构成了这本教材。在教课时，本人再增添一些内容。本教材中采用的个别论文在编入本书时做了些修改或增删。

“印度尼西亚语语言文化研究”课程的内容应囊括极其广泛的范围。但本书仅有个人研究的几个最基本的课题，目前课题的研究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更谈不上有系统、有规律和有计划，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因此说，本教材只是为硕士研究生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愿有更多的研究佳作丰富这本教材。但愿本教材能有助于印尼语的教学，对学者有益。

由于本人的中外文水平有限，可供参考的图书极其匮乏。本教材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仁和学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01年6月于解放军外语学院

序

吴瑞明教授长期从事印度尼西亚语教学,《印度尼西亚语语言文化研究》书稿是她几十年来科研和教学经验的总结之一。该书稿的特点是:一是以有关文化和语言的理论为指导,作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语言与文化对比,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二是许多例句引自有名的原著或报刊,有典型性和说服力;三是内容比较丰富,条理清晰;四是注意到由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造成印尼语和汉语表达习惯上的区别,并将两者作了深入的比较。这将有助于今后中国学生学习印度尼西亚语,也有助于印度尼西亚学生学习汉语。该著作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

中国文化和印度尼西亚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两国的语言又很复杂,作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语言与文化对比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需要实地考察。如果吴瑞明教授有机会到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她这部书稿一定会更加充实。但愿她将来能亲临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氛围,对书稿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

作为吴瑞明教授的同行,我在北京大学从事印度尼西亚语教学已四十年。我衷心希望上述书稿能早日出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孔 远 志

2001年6月14日

目 录

印尼语-汉语语言与文化对比	(1)
一. 文化与语言	(1)
二. 思维方法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	(4)
三. 隐喻思维与语言文化	(13)
四. 宗教文化与语言	(24)
五. 印尼人的文化价值观	(35)
六. 称呼语及其社会文化	(41)
七. 文化在语法层面上的影响	(46)
印尼语动词的文化语义剖析	(53)
印尼动物的文化内涵	(67)
印尼植物的文化内涵	(83)
印尼人名及其文化内涵	(96)
印尼地名的文化内涵	(119)
印尼语的颜色词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131)

浅谈印尼的交际礼仪文化	(144)
印尼体态语及其文化透视	(157)
印尼报刊标题的文化解读	(171)
篇章理解及其文化因素	(183)
从印尼语引语看印尼社会和语言发展	(203)
印尼语别解词语与印尼社会文化	(214)
附录一：汉语—印尼语喻义对比例举	(224)
附录二：印尼语关于语言文化的论述摘录	(251)
附录三：印尼语隐喻例举	(258)

印尼语—汉语语言与文化对比

一. 文化与语言

什么是文化?

文化在英文中用 culture 一词, 源于拉丁文 cultura, 其最早的基本意义是“耕作, 种植; 作物”。这是古罗马人对 culture 的理解。可以说, 它是一种偏重人的生物属性的文化界定说。(王秉钦, 1995)

文化一词在汉语中的意义由“文”和“化”两字联结而成。

“文”的本义是交错的线条。《说文解字》云:“文, 错画也; 象交文。”“化”的本义是教化。“教化”含义与西方 culture 一词的“培养”含义又是相通的。(申小龙, 1992) 也有的说, 文化, 在古代语词汇中是“文治教化”之意。

在印尼文中“文化”一词是 kebudayaan, 词根是 budaya。该词源于梵语“buddhayah”, 该词是 buddhi 的复数形式。据词源学解释, budh = tahu, bangun, jaga(醒, 觉悟, 有知识的), 进而变为 budaya, 是智慧(kecerdasan)的意思 = hasil cipta orang yang sadar sebagai hasil pikirannya yang luhur.(有悟性的人经思考所得成果)。(Asis Safiodin, 1955) 也有人解释 kebudayaan 一词是由 budi-daya 发展而来, 意思是“智慧的力量”(daya dari budi, kekuatan dari akal) (P.J. Zoetmulder, 1951)。

周一良教授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中对文化做了如下的界定：“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具体可表述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狭义的文化”，即表现为哲学、文学、音乐、宗教等方面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其二是“广义的文化”，诸如典章制度，生产交换、劳动工具、生活用具、衣食住所、风俗习惯等等，即那些通过长期劳动和经验而取得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成就；其三是“深义的文化”，是从狭义或广义文化领域中综合、概括、抽象生华出来的东西，“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有的人简言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在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是把文化分为两类：kebudayaan lahir atau kebudayaan jasmani（物质文化）和kebudayaan batin（精神文化）。两者各有自己的范围，两者又是相互关连的。两者互为依存。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其语言中表现得最为全面和完美。有的又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窥见人类的文化历史。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邓炎昌《语言与文化》）

文化的基本要素就是语言。语言包含着传统文化和现今文化最深刻的秘密，贯穿于我们世界的各个方面。……语言与文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和通约性，正是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了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相渗透与结合。（姚亚平《文化的撞击》）

语言比做树，把文化比做森林，如果只顾语言，不了解所学语言所赖以存在的文化，等于见树不见林，就难完全理解和正确、

得体地使用所学语言。(李磊伟、李文英《文化与语言习得》)

文化,是人们每时每刻都能耳闻目睹,接触到的,但对文化,不思而已,一思则奇。大千世界中哪一类事物,哪一类现象不属于文化的范畴呢?

当今世界文化具有多元性质。不少学者把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支。有的人划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中心。东方文化即以中国为代表。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特质和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主要的地位。

季羨林教授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于:西方文化注重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保持和谐关系。

那么印尼文化属于什么文化?印尼基本上属于东方文化。印度尼西亚有上百个种族,因此拥有丰富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可称为“多元文化”(keaneganegearaan kebudayaan)。如爪哇文化受爪哇宫庭的传统承袭、习俗、礼仪、语言的影响,爪哇人待人处事彬彬有礼与贴切。老一辈爪哇人对乡情很重视,因此开斋节期间返乡省亲的习俗至今不变。爪哇文化处于印尼多元文化范畴中,无疑,印尼文化也受爪哇文化的浸濡并融会部分文化。各种族文化的渗透也为印尼文化增添色彩。印尼按“殊途同归”的精神,各种族文化相互融会贯通。

印尼文坛著名作家达第尔·阿里夏巴纳在谈到文化时认为:印尼文化一向颇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涵了早期印度文化(kebudayaan India)、伊斯兰文化(kebudayaan Arab-Islam)与西方现代文化(kebudayaan modern Eropa-Amerika)的影响。时下印尼文化与昔日宗教驾御下的原始文化(kebudayaan asli)已大有异同。他的这番话概括了印尼文化史的几个阶段。(Harian Indonesia 92-7-13)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

近年来,在国内迅速兴起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许多新的学科,如:语言国情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文化词汇学、文化语义学、文化翻译学等等都是以研究语言和文化为主旨的,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在国内研究语言与文化的流派:

- a. 关系论流派—以游汝杰等为代表,其观点是: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语言现象在文化中、文化现象在语言中都互有表现,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模式是“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
- b. 本体论流派—以申小龙为代表,其观点是: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它“制约人类的思维和文化心理,”“语言是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语言决定文化。”(丁昕,1997)

就印尼语研究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仅是一个探索。本人仅对某些专题作初步的研究。

二、思维方法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

萨丕尔曾说:“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结构,人们通常将语言层视为其浅表,认知层视为其深沟。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感知有赖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信息:一是来自环境的信息。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就不会有感知。二是来自感知者自身的信息。如果记忆中不具有合用的信息,那么显然也不会有感知。第一种信息是客观存在的

事物,是感知产生的先决条件;但对事物的认识,对其哪一点感兴趣却取决于第二种信息。因此有人说词语的意义在于人而不在词本身,此话有理。因为语言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印记。(王秉钦,1995)

2. 1. 社会文化决定感知者的感知。例如,中国人把宽阔平坦的道路叫做“马路”,因为马曾是过去重要的交通工具,有这种文化条件才产生“马路”一词。该词弥留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遗迹。今天已不是马为交通工具,但该词仍沿用至今。这也说明词义在于人。印尼语中只用 jalan 即可。又如,印尼语中“pedagang kaki lima”是“小商、小贩”的意思。原来这些商人在“骑楼(kaki lima)”下面经商,现在无论在那里,小商贩都称为“pedagang kaki lima”。这说明词汇中仍有历史的社会遗迹。

印尼是个伊斯兰教国家,85%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者认为左手是不洁的,为尊敬他人,在接对方物品或吃饭时要用右手。由此印尼人的传统概念是尚右忌左,langkah kiri 跨出左脚(喻不祥之举),langkah kanan 跨右脚(喻走运,幸运,良好时机)。在 tangan kanan 一词也表示“右手,得力助手,心腹”。伊斯兰教规定,不论是夫妻或情人,都不允许两人同葬一个墓穴。如需并排埋葬,则其妻只能埋在男的左手一侧。位置是男在右侧,女在左侧。这完全符合伊斯兰教对左、右侧的基本看法,即“右”是居大位、主位,它会给人们带来好运;而“左”是居小位,从属地位,它会给人们带来晦气。孩子从小就接受尚右的教育,如果用左手递东西给母亲,这孩子就要挨手板。母亲会说,“用左手给东西不好”。由 kiri(左)构成的动词 mengirikan 的词义为“搁置一旁,歧视,排斥”,这说明印尼人认为放在左面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被歧视的”。

汉语和印尼语都有尚右卑左的观念,但各自产生的文化背景

并不相同。汉语中即有尚右卑左，也有尊左卑右的词语，对左、右的观念比较复杂。

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词语也会产生特有的内在反应。这是文化因素对词的影响。如：

1. Berjudi sukar dihentikannya, sudah menjadi air mandi baginya. (Kamus Ungkapan Bahasa Indonesia)
(他难以停止赌博，这对他来说已是洗澡水了(已成性)。)
2. Hidup Adam Malik yang sudah melampaui hitungan 60 musim kemarau penuh dengan liku-liku,...(马立克(印尼前副总统)已坎坷地度过 60 个旱季(春秋).....。)

以上两句都与印尼的地理环境有关。印尼地处热带，洗澡是一天几次，清早起来先洗澡后吃饭，回家热了先洗个澡。象我国南方一样，人们叫“冲凉”。把“习性”与“洗澡水”相比，这是北方人难以联想的。在印尼一年有两季，而中国一年有四季，印尼人用“旱季”表示汉语中“春秋”(一年)的概念。以上都是基于地域的联想。

在对“凉爽”、“冷”和“热”的感知上，印尼人和中国人也有较大的观念上的不同。在印尼语中，tangan dingin (冷手)(喻走运)；tangan panas (热手)(喻不走运)。汉语中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得心里热呼呼的。在北方严寒的天气中，“热”是求之不得的。而印尼地处热带，希望的是凉爽。我们从下面的例句可以看出：

"Ya, Allah, janganlah Engkau jadikan air ini sebagai musuh kami. Jadikanlah air sahabat kami, yang menyuburkan tanaman kami, yang mendinginkan hati kami. Bukan menjadi

bala yang menenggelamkan kampung halaman ini.” (Gatra 98-4-11) (上帝啊,不要让水成为我们的死对头;让水成为我们的朋友吧,使庄稼茁壮成长,我们的心就安宁了。万万不要让水成为淹没家乡的祸害。)

以上是人们祈祷的话语。句中 *mendinginkan hati kami* 这里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心安宁下来”。如果我们按汉语理解是“让我们心冷”,其意思正好相反。

3. Semakin melata untuk mendapatkan *pincuk nasinya*.
(想找到个饭碗愈加艰难。)

句中 *pincuk nasi* 是用卷成圆锥形的香蕉叶包的饭。同样表达此词义,在印尼语中还可以用 *periuk nasi*。如: *Banyak karyawan yang kehilangan periuk nasinya*. (许多工人丢掉了饭锅(饭碗)。)在印尼,人们吃饭一般用盘子,过去人们习惯用手抓着吃,现在用勺子吃。因而印尼人不会用“饭碗”一词,用他们熟悉的“香蕉叶饭”或“饭锅”。而中国人吃饭一般都用碗,因而把工作比喻为“饭碗”。

4. Nasabah adalah raja. (储户就是国王(上帝)。)

在印尼人的观念中 *raja* (国王、帝王)是至高无上的。结婚的那天在人们的眼里是当了一天的国王 (*raja sehari*)。印尼人还把太阳比喻为“*raja siang*”(白天的帝王)。因而用 *raja* 一词正是印尼人的文化观念的体现。

对时空的感知也受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有的书上写道:西方人思维方式习惯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从小到大)。东方人思维方式习惯从大到小。这句话不完全对,东方人也要按民族来具体分析。中国人的时空顺序习惯从大到小。在时间的顺序上:年、月、日;在地点的顺序上:省、市、区、路。而印尼人的时空顺序习惯从小到大,在时间的顺序上:日、月、年;在地点的顺序

上：路、区、市、省。与汉语顺序正好相反。在阿拉伯语中时空的顺序也是从小到大。

在时间的表达上，不同的民族用词也不同。如：在汉语中将球赛分为“上半场”，“下半场”；将一年分为“上半年”，“下半年”，汉语以“上”和“下”的思维来表达时间；而印尼语中用“第一”和“第二”的顺序概念来表达，“setengah tahun pertama”（上半年），“setengah tahun kedua”（下半年）与“babak pertama”（上半场）与“babak kedua”（下半场）。

2. 2. 取向：

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对行为、事物、观念上的取向存在着广泛而重要的差异，这是各民族思维方法差异的反映。

A. 命名取向

所谓“命名”取向，这里指观察和概括事物的方法和角度。德国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提的术语是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不仅与事物的特征有关，还与一个民族的心理情绪、思维方式、宗教意识等密切相关。因为一个事物可能具有多种特征，当人们为它命名时，究竟选取哪个特征作为依据，是受人们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的。下面举例进行汉语—印尼语比较：

1. 冰棍 -- （中国北方语言）由冰和棍制成，没涉及形状。
雪糕 -- （中国南方语言）南方用词不同。形状象糕。
es lilin（蜡烛的冰）-- 印尼人侧重形状象蜡烛。
2. 足球队 -- 汉语侧重球的种类 tim kesebelasan --
-- 侧重球队十一人组成，词sebelas是数词“十一”。
3. 书包 -- 侧重包里装的东西是书 tas sekolah -- 印
-- 尼人侧重的是包在什么地方用。
4. 雀斑 -- 象麻雀褐色和黑褐色的斑点。 tahi lalat

-- 印尼人看象苍蝇屎。

5. 友好城市(姊妹城市) -- 原来中国称为“姊妹城市”，后周总理认为称“友好城市”更为合适。 kota kembar (双胞胎城市)。
6. 温室 -- 从温度方面来考虑 rumah kaca -- 从盖的材料是玻璃来考虑
7. 黑板 -- 从板的颜色来看 papan tulis -- 从用板的目的来组词
8. 袋茶 -- 外有纸包的小袋茶(外形) teh celup -- 浸泡的茶(吃的方式)
9. 蛙泳 -- 从式样象青蛙来看 renang gaya dada -- 游时胸部上挺而来
10. 橡皮筋 -- 从材料来看 karet gelang -- 从形状看是环状

汉语中“金星”又叫“太白星”，由于该星在东方是早上出现，又叫“启明星”。印尼语有 bintang pagi (启明星) 和 bintang kejora (金星，太白星)。然而，这颗星是在西方是晚上出现，因而叫“长庚星”。从以上的例子看出，一种语言的词往往并不反映外部世界的全部实际情况，只是反映出操这种语言的人注意到的地方。(F.R. Palma) 有时尽管语言不同但词汇却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如“瞳(孔)”，汉语中因为瞳孔中有人像，所以叫“童子”，后来才写作“瞳子”。印尼语中用 “orang-orangan mata”，orang-orangan 的意思是“假人”，mata 是“眼睛”，合起来是“眼睛里的人”。英语中用 “pupil” (小学生，未成年人) 转意为“瞳孔”。这三种语言都选同样的词义来表达，说明在某些事物上人的共识是相同的。

B. 颜色取向

由于不同民族对于色彩的实际感受不同,在不同语言里就形成了用不同的色彩表达同一事物的现象。如在汉语中,北京人叫“白菜”,而上海人叫“黄芽菜”。汉语中的“墨镜”,在印尼语中叫“kaca mata spion”或“kaca mata ungu”(紫色镜)。对山、山脉色彩的描述方面,汉语中一般用“青山”;而印尼语中常用的是“蓝”色,如:Gunung yang teguh menjulang kebiruan. (Anak Tanah Air h-94) (青山高耸挺拔)。句中 kebiruan 是蓝色。在小说“万国之子”中也有类似的描述...gunung-gemunung, nampak seperti barisan gelombang berwarna biru kelabu. (灰蓝色)。还有,一个人挨打,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汉语中常用的色彩是“青”和“紫”;印尼语中常用的仍是“biru”(蓝色),如:muka yang matang biru (深蓝色)。在对绿色的取向上,不论中国人,还是印尼人的眼中,足球场都是“绿茵地”,印尼语用“lapangan hijau”。这是共同的取向。而对“法庭”一词,汉语中没有色彩的喻义,而印尼语中有“meja hijau”(绿桌)代表“法庭”的喻义,因为印尼法庭的桌子是绿色的。此外,汉语中常用“酱红色”,它取自吃的酱的颜色;而印尼人表示这同一颜色时用“coklat hati ayam”,由可可和鸡肝两词组成。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各民族选用生活中熟悉的物品来表示颜色。印尼人爱选用印尼的植物的颜色来构成色彩,如 merah jambu (番樱桃红),相当于汉语的“桃红、粉红”; merah sagu (红豆色的红,鲜红); hitam manggis (山竹子黑),相当于汉语的“紫黑色”; kuning langsung (淡黄, langsung 一种小酸果); hijau gadung (浅绿色, gadung 是白薯蓣)。如果我们不熟悉以上植物的颜色,那么我们就不知是什么颜色。又如 putih kapas (雪白),在印尼一般是见不到雪的,因此印尼人取“棉花”来比喻白色。在汉语中常用“肉色”一词,而印尼语不选用物的颜色来构词,是用 kuning kemerah-merahan

(黄+淡红)来表示。这是从地域物产的角度来构词的取向。

从习俗的观念上来看,印尼人在参加葬礼时要身着黑色的服装,而中国人参加葬礼过去都是穿白色的衣服,帛麻带孝。现代也有人穿黑色的衣服。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节日庆祝的主色调来看,在庆祝开斋节时的主色调是绿色,在华人庆祝春节时的主色调是红色。(Gatra 2001-2-17)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尼人自7世纪起就有对红色和白色的精神象征意义,认为红色象征勇敢、一往无前;白色象征神圣、纯洁。因此印尼的国旗是红白两色。此外在语言上有 *berdarah merah* (红血),意为“有武士血统”; *berdarah putih* (白血),意为“有高贵血统”。这些词是从历史观念上的取向。

从地域方面来看,地域不同对颜色的观念不同。如在坤甸(Pontianak)地区,有三种颜色的旗子,黄色旗象征马来族人的地区,红色旗象征达亚克人的地区,白色旗象征马都拉人的地区。

(Gatra 00-11-4)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种族的人居住的地区。

C. 方向取向

应该说,在方向的取向上,印尼人和中国人没有大的差异。但在“前”与“后”的用词上,两国语言还是有点不同。现举例说明:

1. Tuti memang lebih suka terjun ke lapangan daripada duduk di belakang meja. (Tempo 91-5-18) (坐在桌前(学习),还是到操场上玩,两者比较,杜娣确实更喜欢后者。)
2. Ketika sekolah telah selesai, Guru Isa duduk di belakang mejanya, asyik memeriksa pekerjaan murid-muridnya. (放学了,伊萨老师仍坐在桌前专心地批改学生们的作业。)